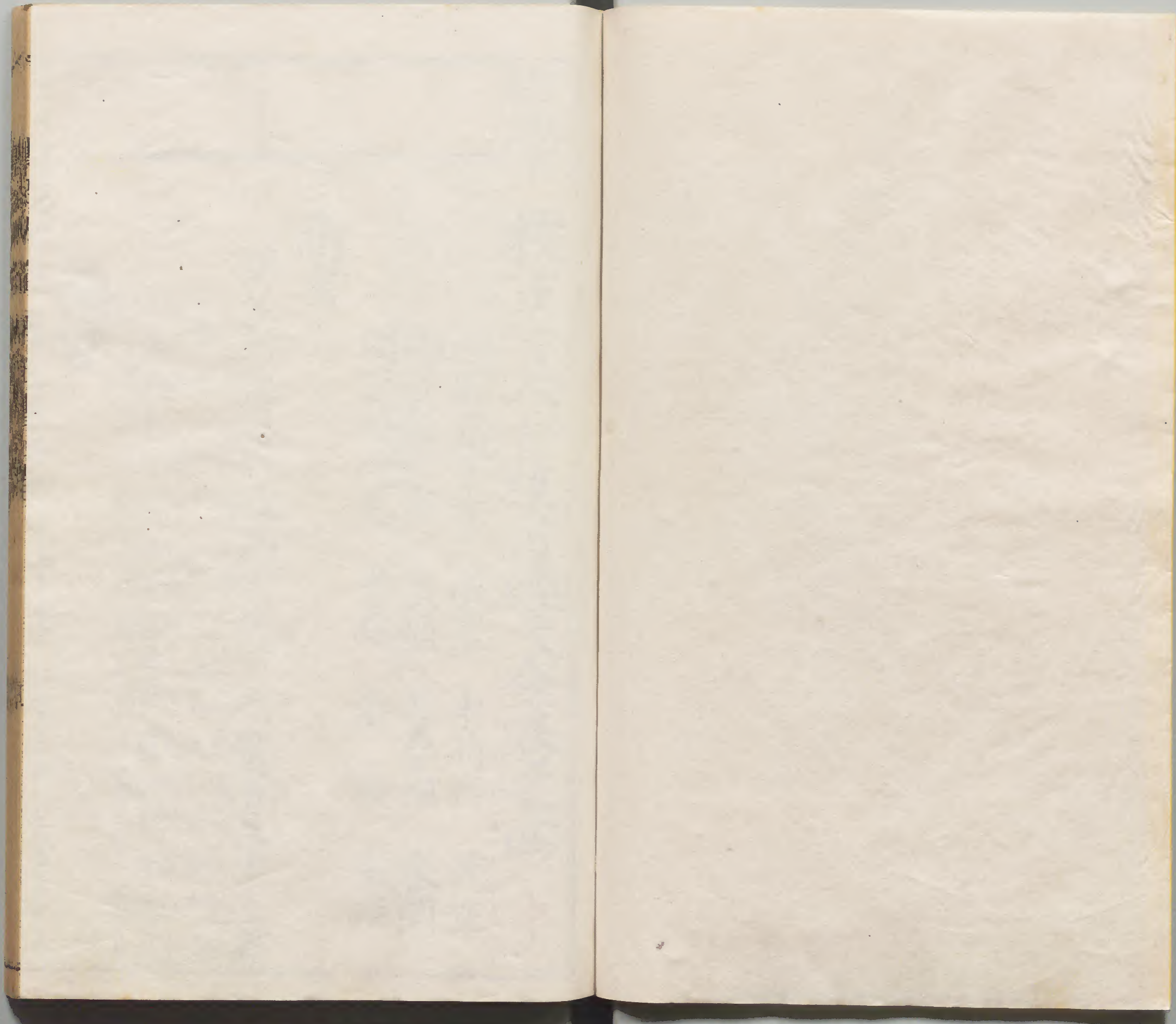


書經大全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 27 )	
函號	別	3 1





申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四庫

內閣大學士

瑤泉

申時行

校正

國子監祭酒

具區

馮夢禎

叅閱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史記湯黃帝後帝嚳生契為唐虞司徒封於  
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名天乙都亳今濟  
陰亳縣○鄭氏曰商在太華之陽湯在位十  
三年崩壽百歲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  
○書豐彭氏曰商書舊凡四十四篇二十三篇亡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  
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後故湯諭以弔伐  
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  
古文皆有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  
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史  
記但書湯放桀而桀書武王則曰遂斬紂  
頭懸之白旄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  
必有此意

音怡後並同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  
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

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  
天吏非稱亂也張氏曰天命殛之豈諱也然命之  
天者多以民心卜之○蘇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  
猶不為師而擅殺人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  
為士師而故  
縱罪人也

音拾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音短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  
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

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  
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  
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宮氏曰舍我稿  
桀不因民願乎曰亳民之不願而夏民之願也○  
新安陳氏曰湯之與順乎天而應乎人心此一節也○  
見商民以一已爲心湯則以上天爲心蓋是時夏  
所以順乎天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絕也割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

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  
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  
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  
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  
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  
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  
民因以日目之宮氏曰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  
新安陳氏曰此一節見商民以春風和氣中也○  
天下爲心蓋是時夏之人心已離所以應乎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書五十六卷

汝罔有攸赦

賚音來 去聲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  
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  
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新安陳氏曰天生民  
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今桀虐其民欲其速亡如此人心之所棄也天命即天  
命之所在人心之所欲其速亡即天命之所歸也湯  
伐之湯曰予畏上帝曰誓師奉命惟湯曰天言曰天  
命也湯曰予畏上帝曰誓師奉命惟湯曰天言曰天  
之罪也湯曰予畏上帝曰誓師奉命惟湯曰天言曰天  
武之征伐事雖不一也堯舜之授受禹啓之時合乎義  
而巳矣○董氏曰禹所當征名正而命言順若湯  
侯之義和又有誓皆征所當征名正而命言順若湯  
師之伐夏而禹也啓也亂侯也猶可無誓惟湯則不

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不明而稱亂之罪滋  
大苟可明目張膽言之而首則非順天應人之行  
而無疑矣今觀一書之旨莫大於天子莫小於君  
亂而有臣承君命而為治者夫逆天而臣莫小於君  
承天而臣承君命而為治者夫逆天而臣莫小於君  
湯初不臣承君命而為治者夫逆天而臣莫小於君  
波既多罪逆天命而為治者夫逆天而臣莫小於君  
有不自已湯何以致之然哉天之稱亂而承天而  
明不獲已湯何以致之然哉天之稱亂而承天而  
此於民怨望非於君也匹夫匹婦之復讎而承天而  
天矣有如此者有意天啓之也皆不知惟我衆之  
湯之稱亂也者有意天啓之也皆不知惟我衆之  
罪其如亂者將而湯止之曰予畏上帝曰誓師奉  
將以恤天下之將而湯止之曰予畏上帝曰誓師奉  
者將以恤天下之將而湯止之曰予畏上帝曰誓師奉  
之誓所以救之也願與偕亡而罪無也如我之者  
師之誓所以救之也願與偕亡而罪無也如我之者  
不禍乃強天從之也大幸也湯氣而發一人心非誘  
不禍乃強天從之也大幸也湯氣而發一人心非誘

書經大...

仲虺之誥

仲虺反許偉

臣名奚仲

左傳許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

之

後為湯左相去聲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

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放二曰誥用

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

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

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

文有今文無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

若苗之有莠若不除稂則稂必殺湯知說推

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

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

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

以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

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

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

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慈夜反以為口實也

○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去聲名之士猶有

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

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新安陳氏

曰觀湯之慙湯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  
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  
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如此○  
○鄭氏曰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  
○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作管文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  
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  
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去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

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  
塗泥也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  
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  
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  
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  
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  
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  
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  
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  
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  
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扶音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陳氏傳

融作誥非但澤湯之慙亦進德戒滿之書也良曰仲氏曰以湯勇智如此惟循常行之理而已慙○西山真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以常道不獨愧於人亦愧於天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也○新安陳氏曰凡湯之表正續率乃所以奉若天命也何慙之有此以天之表正續率乃所以奉若天命乎也禹有典則貽子孫湯者釋之以見茲率厥典指為禹之典則貽子孫湯者釋之以見茲率宗之服行典章不肖之子孫失墜之而錫湯以聖賢興復之性豈私於湯哉欲其表正萬邦之民以勇智之德者天豈私於湯哉欲其表正萬邦之民以續禹之所德服而已湯惟率其典常之道蓋與湯之理即禹之所服行而其原出於天者也天命湯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滅武商受命用爽厥師

以正萬邦而湯能為之表正天命湯以續禹服而湯能續之天可謂厚於湯湯可謂能奉若天命矣此仲虺推天為民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乎天也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滅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

以九友

甲覆友

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

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畧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去聲下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

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獄名皇甫謐云地名在陽翟

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問矧子

足聽聞據古註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之夏臺以戰戰懼非辜之言觀之史不虛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

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下同已而莫不各得其當去聲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葛氏曰人之進退係於人君心術之正邪心術一正則君子進否則小人進矣君心惑於聲色則便辭之臣

得志貪於貨利則聚斂之臣得志有功德者官賞何由及之不爾不殖乃懋德懋功之根本也孔氏曰勉於德者則勉之林氏曰用人惟已如自巳出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新安陳氏曰六經言仁自克寬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德用言則克仁者實自不爾不殖之無私欲始於德懋○陳氏雅言彰信兆民根本皆自不殖之無私欲始於德懋○陳氏雅言曰不遜聲色不吝此貨利此君德本原之際○陳氏雅言官至改過不吝此貨利此君德本原之際○陳氏雅言也克寬下也仁彰信兆民○陳氏雅言信於天下也使人湯之此心有一毫聲色貨利之際○陳氏雅言用人處已之貨利昭著乎無愧哉以見人君必有一心政事之根本孟子謂惟大之人非此之謂也

#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漢心葛伯在陳留靈陵縣葛鄉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  
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者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音咨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扶又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

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新安陳氏曰民慙之有此以民之歸湯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人也○呂氏曰後世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湯師所至民皆欣欣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如旱餘時雨所至則蘇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

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  
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  
亡者傷之所以惡去聲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  
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  
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  
其昌矣林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我  
遂為善者必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為不善者必  
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  
惟而亡之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桀有亡道湯因  
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容心哉○復齊董氏曰推亡  
固存一句乃

總結上意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

去聲

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己也志自滿者反是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  
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  
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  
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  
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

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  
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  
民而垂諸後世者亦欲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  
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  
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  
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  
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  
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  
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

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  
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去遡流而源要平其極而  
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上若湯若成湯尚何  
蔽所以禮制心宋子曰湯武反也便也是有是  
事以禮制心宋子曰湯武反也便也是有是  
惟那底了但狂聖人雖則說為湯若便也是有  
常是凡地不巳所以制事不可及若生知安行便  
也是是法事在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內外交  
相禮莫是攝心在外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外  
禮勿視是類心是也又存此心者別無事只是要  
以觀理是心中所常有此心者別無事只是要  
事耳○新安陳氏曰德與中對當兼體用而言德  
即人所得於天非其大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  
者全體大用無非其大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  
露妙用顯行矣由是而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中者皆惟我之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書經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中庸卷之四

體用亦無不備矣然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  
也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及外  
則此德矣靜而具衆理之心即敬以立而此謂不  
以直內則此德矣具衆理之心即敬以立而此謂不  
即昭德建中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禮義德也即昭  
禮昭德建中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禮義德也即昭  
本大於偏如夷清惠和後各偏陳氏大猷曰建德  
皇建其有極也昭義制然後能建中於外者乃大  
德乃大德也昭義制然後能建中於外者乃大  
窮所以垂裕於後嗣也又曰禮義之存於內者無  
善皆歸於已故可以王也人莫不自善集矜侮慢  
自日用則惡日長亡之狹小陳氏經曰衆善自得  
明自用則不能有限故人尊德樂道出於中承志自  
當味自強不能因乎人莫已若與自用則小承志自  
言以爲字謂人莫已若與自用則小承志自滿而  
成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未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  
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  
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叙崇者敬畏  
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  
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  
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  
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  
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大道

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  
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  
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  
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去其可畏如此哉王氏十朋  
暴即上文佑輔取侮之事○董氏昂曰君臣人倫  
之大經也帝王欲無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  
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  
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無所以  
藉口耳苟一為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豈然  
以逞者其不借以為辭乎故湯以自慙曰予恐來  
世子以台為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非  
小子敢行稱亂則顏忸怩而心不安已矣及桀天  
夏迫但知為民除害而非以為已利也及桀天  
聖人之本心於愈不自安矣不有仲虺之誥以  
明其不得不為之意與不可妄為之理則何以暴  
德不成湯之心事而陰折來者之奸謀自是而後  
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以籍口也新安陳

### 湯誥

氏曰推亡固存與殖禮覆暴同一栽培傾覆之理  
特有人已之分推亡固存欲湯審此理以施之  
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也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音湯作誥以  
與天下更音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胡登友



后

皇大棗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  
理無所偏倚所謂稟命而得仁義禮智  
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獸道也由其理之自  
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  
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  
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  
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  
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  
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

論者如此之重也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  
者如此之重也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  
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  
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  
人萬物之靈靈王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惟天之  
告高宗便說靈王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惟天之  
惟承以憲夫古聖賢惟朝夕見於天而後民之  
秉于下民曰何故不說夕見於天而後民之  
是箇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與子相與謂天然  
精當恰好底道理與子相與謂天然  
劉子所謂萬物受天地之生必有其常道所謂  
則字却似秉字天之生必有其常道所謂  
有君之則臣之則臣之則臣之則臣之則臣之則  
止於仁君之則臣之則臣之則臣之則臣之則  
則也聽曰君之則臣之則臣之則臣之則臣之則  
降衷便是一秉耳則之則也故民執之則為常道  
可一物原是其中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一道  
是般然其中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一道

書大

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  
 見其所謂同也○只是書中所說便是有箇人在上  
 準則而取正也○詩書之類然這箇便是有箇人在上  
 天地分付如帝乃震怒以帝名之類然這箇便是有箇人在上  
 ○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類然這箇便是有箇人在上  
 生○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類然這箇便是有箇人在上  
 受○中便自分如性皇上帝降卦一陽生於下道福善與  
 又○云之甲以二見此異曰左氏云相始○天問降善與  
 為○其在甲以二見此異曰左氏云相始○天問降善與  
 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  
 指○天命之中也此處却說得未甚親切○又曰此蓋  
 見○天之中則謂之中庸說得未甚親切○又曰此蓋  
 謂○性也○西○山○道○也○謂○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  
 惟○後○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後○秉○燹○受○中○之○言○以○道○者  
 繼○而○發○至○于○湯○始○○性○善○之○理○益○明○而○降○之○付○以○立○教○之  
 之○原○則○自○成○湯○始○○性○善○之○理○益○明○而○降○之○付○以○立○教○之  
 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付○以○立○教○之  
 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付○以○立○教○之

謂不使失其所降之衷也民既有降衷之性至於  
 順其固有之性以安其所謂道者是乃君之性事  
 新安陳氏曰六經言性實始于此中庸言性道  
 教其淵源蓋出於此諸家解若此恒性為人性  
 下文以天降衷之初順其自來之本有此文恒性  
 本然之齊率性而行之賦受於其性也特  
 氣稟不齊率性而行之賦受於其性也特  
 本輕說克字方重說天之賦受於其性也特  
 性此時君不必容力於其間也至於惟道之本有恒  
 人各安其道方有賴於君馬諸解以於惟道之本有恒  
 上帝作兩般看蔡氏以帝衷民性而後作三般說皇  
 上各安其道方有賴於君馬諸解以於惟道之本有恒  
 豈民本無恒性必待君順其衷民性而後作三般說皇  
 耶此章蔡說最優非可易及朱子誠不輕付矣性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  
 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  
 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書經大傳

彰厥罪

徒 恭音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施隻反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問天道福善禍淫此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問或有不如是失常理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如此便是失常理天莫之為而為天亦何常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理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皇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若草木兆民允殖

乎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宋子曰賁若允殖言兆民言安其生罪人既黜伏天命既弗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如何看曰連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得知當如何看曰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新安陳氏曰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如語諸草木區以別矣之意兆民允殖與罪人黜伏相應罪人黜伏則兆民信生殖可見天命之弗僭差如草木之燦然栽培傾覆皆其自取耳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上聲

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蘄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彛法即就悛慢也匪彛指法度言悛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害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  
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  
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  
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檢點數過相如何朱子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  
指之帝心○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心我之有  
罪者付之一後為罪也蓋天降衷于民而民以  
罪是為君性以安厥方無使於天下之人皆不  
而莫能返非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  
躬也民有罪則君致之君有罪乃其自取罪在朕  
天下之身臨罪則君致之君有罪乃其自取罪在朕  
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天下人為之盡君之職而無  
負於

天之所在論至此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所  
陳氏曰此所以繳結首降衷有性綏猷之言深  
味之成湯可謂知君師之職矣  
時友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  
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新安陳氏曰歎息言尚  
則乃亦有終焉否則未保其所終也曰尚曰亦皆  
不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  
特見成湯明命性之理且君師之道以相與守  
亡而稟稟於今帝王所以興且君師之道以相與守  
邦圖終之道真帝王所以興且君師之道以相與守  
摘其要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  
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但書詳而語畧耳

書卷之六

#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  
 為篇今文無古文有朱子曰商書幾篇最  
 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  
 所以說底却切於學若身是伊尹與大甲說  
 雖是粗人但欲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到  
 昏愚底人抵分明且置之政使曉得亦  
 及說命大抵難曉且置之政使曉得亦  
 那分明底其難曉且置之政使曉得亦  
 不濟事吉豐彭氏曰伊訓之書大抵主於  
 勸戒首引夏之所以興亡中言商之所以  
 勸戒慮後未陳天所以興亡中言商之所以  
 勸戒之意而已太  
 甲三篇意亦類此

惟元祀十有一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

音現

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  
 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  
 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  
 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  
 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  
 姓尹字也伊尹名摯音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

也冢長上聲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群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空旱反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

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音與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音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

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  
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  
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  
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  
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  
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  
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  
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  
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  
吳氏曰殯有朝夕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  
去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

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  
王而為去聲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  
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  
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  
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  
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  
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  
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  
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去聲伊尹稱湯  
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宋  
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說使  
聖人復出也便未易理會在○問孟子集註趙氏



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外丙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微仲方四歲  
崩時外丙生而存趙氏程氏之說  
之也先王曰也生便信得此却問  
於甲辰年亦未可據也曰此紀則  
可推矣有之然亦未可據也曰此  
可紀則湯時自無先王奉嗣王類  
方在○問伊尹祠于先王莫常  
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  
古蓋天子諸侯既有人君之禮  
一蓋行喪禮伊尹祠于先王若  
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王崩  
元年稱祀此元非即位元年乃  
作故稱祀此元非即位元年乃  
王崩年即此元非即位元年乃  
王崩年即此元非即位元年乃  
傳曰國君嗣世蓋以正朔行也  
位者緣始終之義於初喪必君  
臣民之心曠年

不可無君也○陳氏大猷曰祠祭也先王商先  
如詩言玄王之類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  
廟故太甲不親祠而攝祠侯甸舉五服之近者  
以見其餘胡氏春秋傳謂即位者告廟臨群臣是  
也明言列祖成德以訓猶五子述禹之戒周召陳  
文武之言○茶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  
信守之也○呂氏曰當太甲居喪之始而訓之乘  
其初心之虛也後雖昏迷而終克終允德訓之  
早故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  
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灾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陳氏大猷曰方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也意日新而未可量也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者也○言氏曰夏先德懋如此宜可憑藉桀終弗率天即降灾感應之速反覆手爾懋德而罔灾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弗循

而降灾灾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造釁雖鳴條一曰之問而基本則兆於毫邑之素也○孫氏曰造為攻伐自放鳴條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意○夏氏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古有夏先后懋德之效至於如此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陳氏雅言曰不徒謂之武而必謂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於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

上声下正同

# 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氏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言氏曰告以嗣德在初欲乘其天理曰此一節言湯以德而通乎千萬人之心也○新安陳氏以孝悌之順德而通乎千萬人之心也○陳氏雅言曰即位者嗣德之始親長者愛敬之始孝弟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爲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爲準此

即謂之建中建極也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必形於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人莫不各有親也莫不各有長也亦莫不各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即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拂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

誠於樂洛音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不及其處聲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聲上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音異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是說得大箇修飾底人故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

檢身若不及或問如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適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於或問中所以與人不求備儉身若不湯者經心耳所以與人不求備儉身若不父急已緩人所以與人不求備儉身若不紀傳曰禮義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紀一毫之虧於身不自足陳氏曰湯以相維謂之紀然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之善修人紀對莫大於三網故曰人綱小者為紀網之紀與人也故曰人綱小者為紀網之紀與人也身有未盡則於人紀繼也身有未盡則於人紀繼也上陳氏雅言曰蔡傳謂德曰盛業日各盡其也字是一章關鍵湯之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之業日各盡其也尹告太甲以此意溢言表謂成湯反此業之資可不思所以勉進其德乎成湯創業之君也業之積者如

此其難而况太甲守成之君可不思所以保守其  
業乎此伊尹進言之旨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孫氏曰敷求求  
立賢無方○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  
天下也甚遠宜求  
賢以遺後人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松潤反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毛韻宏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去声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

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宮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形秋反男  
日巫女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  
理日亂好去声人之所惡去声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  
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  
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  
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

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  
 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  
 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  
 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  
 家者君臣一體不泮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  
 其群臣而本朝太祖文定論楚子納其亂臣賀則誅  
 李所之意亦類是也又參政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  
 是奉行天討恒髮則不差何疑之有哉官刑正雖  
 古成童習舞則為愆歌氏仲言曰歌則為愆曰  
 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為愆歌氏仲言曰歌則為愆曰  
 甲左言必曰有以歌舞而為愆歌氏仲言曰歌則為愆曰  
 人明言必曰有以歌舞而為愆歌氏仲言曰歌則為愆曰  
 遂營宮姑曰先王制官刑如西而徐為尹未指其  
 殉葬之宮姑曰先王制官刑如西而徐為尹未指其  
 臣下所以不蓋以使其身不固位也中死而顧也  
 貪墨同使不蓋以使其身不固位也中死而顧也  
 有刑也薛氏曰善不貪必小故一曰克已天下歸

仁惡不必多故有一於身家國必喪虞公以垂棘  
 之孽其國曰臣下不匡而遽入喪亡而重辟無乃  
 戒乎豈誣也或曰臣下不匡而遽入喪亡而重辟無乃  
 過乎曰置重刑以正主地視未入喪亡而重辟無乃  
 其可貸乎重刑以正主地視未入喪亡而重辟無乃  
 必受刑則雖中刑欲諫亦為愆十諫也○唐孔氏曰  
 湯受刑則雖中刑欲諫亦為愆十諫也○唐孔氏曰  
 卿士有君而官刑為亂風嗣慮至矣○新安陳氏曰  
 已足喪家亡國况以天子甲者意謂卿士諸侯犯此  
 傲臣下者欲其以是敬乎微子也太甲他時之欲縱  
 井於此時已窺見其幾微故預為之戒前章述湯  
 德以勉其善此窺見其幾微故預為之戒前章述湯  
 其愛敬之良防其失也防其失也  
 禁遏其欲縱之私心也防其失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陳氏曰祗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孫氏曰以其謀之出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

之至美故曰嘉言即指三風十愆之戒也○張氏曰不敬其身必納此身於風愆矣能敬其身則能知夏后之懋德德繼先王以嗣德立愛立敬作善之祥惟德之慶皆自敬其身出敬立則百善從也○陳氏經曰既戒以祖訓又戒以天君所當畏惟祖宗也○王氏曰又曰善祥惡殃天之所為常也○西山真氏曰曰善雖有十苟能敬則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砭命之難保○警動太甲之深歎聖其必聽真所謂天命之難保○新安陳氏曰此篇其德訓太甲於謂社稷之初始○以與亡寓勸戒曰此篇其德訓太甲於弗率亡之初始○以與亡寓勸戒曰此篇其德訓太甲於愛敬之良初意明矣繼言湯武興而德與甲以於防太甲之欲縱厥私心敗也繼言湯武興而德與甲以於祥殃不德之墜之惟慶勤之保其所以興也末章作善則在祗厥身之墜之惟慶勤之保其所以興也末章作善不祗敬其身則皆祖德而祗敬其言忠愛蓋以豫為太甲憂矣但太甲三篇之痛耳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去聲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祖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朱子曰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太甲如此君陳後亦好然皆寬了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伊尹之志公天下以前一篇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新安陳氏曰自桐宮歸亳之後問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伊尹而疑周公豈世變耶潛室陳氏

曰伊尹以義正君其義光明人人信待及周公以恩睦親其心忠愛懇惻間隙易開兼伊尹聖之任視世間一切難事一擔上細須盡物情所以人或不敢言或敢言要之疑不疑如秋冬肅殺周公則太和元氣人之疑不疑聖賢所不計

於何反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葉氏曰阿保通阿亦保之意○王阿平其國如衡○蘇氏曰大陵之有助者保其君如尹之號猶太公尚父其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



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

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去声

師肆嗣王丕承基緒音壁

顧常自在之也諛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自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緒也宋子曰古註云顧謂常自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

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而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得夫德曰陳氏曰此言可見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之厥德曰陳氏曰此言可見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之新安陳氏曰此言可見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之有先王創業之祖與伊尹開國之大臣是以嗣王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  
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  
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  
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  
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  
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

### 王惟庸罔念聞

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  
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  
其私而破其所恃也問古註及諸家皆以周訓忠  
不可曉○蘇氏曰自也如何○朱子曰自周則可以  
君臣一體福福同也○新安陳氏曰既以桀之無  
終戒之又以不敬而仍不君者戒之無終則累於相  
臣不君則辱於乃祖仍是先王與尹躬敬之也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  
史氏之言問諸家皆以庸字絕句中竊謂只作一  
之庸未知是○否○朱子曰六字一命○西山真氏曰  
辟不辟之言殆甚於漢人之所謂帝不諦也然漢  
君怒而誅之太甲雖以為常無所謂念聽然不聞其  
怒也此所以卒至於思庸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日旁  
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  
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  
坐以待日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  
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  
俊彥之士以聞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  
覆亡也  
陳氏雅言曰聖人之心惟恐脩於已有未  
坐待旦而行之然猶不止此也故既昧爽而不顯  
脩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脩其德吾之政  
能行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行是政則吾  
之仁為有限而吾之心為有歉矣又廣求賢才求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之一鄉而不足又求之一國焉求之一國而不足  
又或之於天下焉夫求之所以如走其廣者誠使  
吾之子孫得以有所依據欲有為焉則有開而發  
之者有順而導之者於是吾之子孫可保而德無  
不脩政無不行矣此聖人之心也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  
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  
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新安陳氏曰永圖即前所謂有終也○西山真氏  
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  
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故伊尹訓之者如  
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者遠侈則故伊尹訓之者如  
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二處所  
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為源端在於是  
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  
陳氏雅言曰傳云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

之夫儉者非節儉之儉乃儉約之儉不侈然以自  
放之謂太甲之病在於精神聚會此慮精明義理昭  
著言必稽其於內則必稽其於外皆於所懷者孰非  
圖哉苟利此心放辟則昏於欲失於縱宴安鳩毒未  
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昏於欲失於縱宴安鳩毒未  
儉德懷求圖此正太甲對病之藥然古昔聖賢所  
以進德之方實不外此舉陶告舜亦曰慎厥身修  
思未慎厥身修者即慎此舉陶告舜亦曰慎厥身修  
太甲之不同也

息井友

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說文云矢括筭絃處  
岐而御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

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徃察其括之合於法度  
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  
音現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  
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  
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  
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  
事學而知者也問諸家多訓虞為度竊謂只作虞  
陳氏大猷曰言欲求終當謹始發也萬事莫不  
有度君所以為度在敬汝靜之當止如君止於仁子  
止於孝之類○王氏曰語靜之道則曰若虞機張率乃祖攸行○  
欽厥止語動之道則曰若虞機張率乃祖攸行○  
陳氏大猷曰萬世有辭也○新安陳氏曰林氏曰萬  
世有辭所謂相亦惟終也○祖攸行勉太甲語不祇  
肅言湯之敬也曰有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太甲語不祇  
以法先王也曰有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太甲語不祇

曰罔克有終曰自覆戒之也此章仍是以先王始  
之也以尹躬結之曰自覆戒之也此章仍是以先王始  
卒也王不能欽敬而自覆非先王之望尹之望尹之  
盡其責也尹本自任以天下之重又受先王之託孤  
相重任故告戒之辭節雅言曰此章上而與尹躬  
以起下繫收句若詩之陳氏雅言曰此章上而與尹躬  
射既張無不機矣然君子之省其射有似于君而與  
事莫不各有其度人君之當欽其義理也天然後釋  
夫乃祖之所行曰止曰祖即事之度也當能止其止  
則率其祖之所行曰止曰祖即事之度也當能止其止  
尹於此特祖之所行曰止曰祖即事之度也當能止其止  
之以率乃祖攸行者所以精止而或其所止之道也

###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述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  
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  
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  
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  
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語也陳氏經曰習為不義  
火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

###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  
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並上聲序書  
作慙也以導其為非

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  
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音被之黨而革其汚染  
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  
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  
以發次篇之義董氏曰太甲嗣位伊尹已述悔  
太甲乃不惠阿衡庸固念聞而狎于不順非亂風  
之猶存乎苟非伊尹超然深識通權達變為遷桐  
之舉有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危乎  
新安陳氏曰伊尹此舉蓋處君臣之變者身任先  
王託孤之重深軫宗廟顛覆之憂知太甲之性不  
過中而人平日誘以爲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善  
大臣尹之開國元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  
不能開而舞群小之教在側善心油然以生而汗  
在前而舞群小之教在側善心油然以生而汗習脫  
然如尹之開國元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尹之開國元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  
之大臣敢爲也又按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

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  
性之言孟子習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  
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恒性本有善而成  
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  
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  
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而天地之性  
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之性  
矣之初

###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冕備物畫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義

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

音壁

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  
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  
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音太甲  
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翺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  
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何也

緒幾平聲墜今其自是有未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

乎林氏曰太甲克終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  
悔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事雖不能必其人  
感則太甲悔過庸非於桀必盡其忠誠矣而桀終不  
改則太甲悔過庸非於桀必盡其忠誠矣而桀終不  
之孫始太甲悔過庸非於桀必盡其忠誠矣而桀終不  
經曰若人宜有餘殃而一故扶蘇為之子也陳氏  
桐宮之居不營而謂太甲切諉於天太甲之書不  
賢以事將若何今義合命之道矣何宮氏曰使太  
不可見新安陳氏曰克終厥德即前篇所望其有終  
者也此所謂萬世無疆之休即前篇所望其有終  
有辭者此所謂萬世無疆之休即前篇所望其有終  
緒幾平聲墜今其自是有未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  
塞矣其欣幸為何如鳥得先王之望遂善之伊尹  
許與期也哉於悠久也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

北邊反

魚列反

胡况反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

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慾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

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音食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天下乎采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傳太甲拜手稽首至地之久也○西山真氏曰稽首稽留之意是也至類猶不肖也○天性本善人自昧之則反善而為惡與天不相似矣欲者嗜好也縱者肆也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脩身當有禮則受病之源故至此不恭則敗禮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自責○新安陳氏曰伊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保方賴伊尹正救以圖惟厥終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  
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  
明后然也新安陳氏曰惟明后與不明于德相應而為明后者許與期明之修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而為明后者許與期明之修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而為明后者許與期明之修身本諸身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朱子曰並其有邦止后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可見得民心處

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張氏曰人志必有所準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音亦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反思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朱子曰能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謂不為惡色所蔽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為惡色所蔽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

為明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陳氏大猷曰孝恭聰明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思恭也既立前日背棄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病根去而德成矣尹之無窮也○新太甲德成伊尹責始起先王之惠而勉於無窮也○安陳氏曰承王之提也○休結之曰是以先王之甲後以朕承王之提也○董氏曰是以先王之甲然警動一期望之也○董氏曰是以先王之甲以昏蝕一旦且天之也○董氏曰是以先王之甲  
太甲下陳氏大猷曰伊尹之訓作於太甲未過  
上篇之作先尹欲預防其縱故於太甲未過  
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太甲未過  
尹深慮其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太甲未過  
後尹慮其或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  
格言淺深有  
序蓋如此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存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音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音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則一德

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

大過人者歟西山真氏曰敬誠仁並之始於此三

必上天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  
天位無常懷鬼神無常享其可畏如此太甲居天之  
位於此三者苟有一毫之不敬不仁不誠則天之  
親我者安保其常親民之懷我者安保其常懷鬼  
神之享我者安保其常享是豈可以易而為之哉  
蓋敬者事天之理也其常也仁者治民之理也誠  
神不享矣所謂無不盡則天無不親民無不懷鬼  
敬曰仁曰誠機則在我者則無常曰  
者為有常矣

治去声下同否俯久反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  
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  
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  
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  
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  
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  
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  
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  
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  
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西山真氏曰與治同  
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與亂同事罔不  
亡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畋遊桀紂暴虐之類是

也必同道乃與宋襄公以不禽二毛自此文王  
事之同而也事之不副其能有與乎苟同事必亡  
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興之難而亡之  
易如此斯天位之所難歟○新安陳氏曰此因  
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以說而進圖終之道也  
初道在常不變其始而巳終始慎其所與則不  
為明之明而為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而轉移  
也故言及此尹蓋慮太甲悔艾於初而轉移於終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  
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  
幾其監視此也新安陳氏曰此欲太甲與湯之治  
同道也○西山蔡氏曰惟時云者

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前言敬  
仁誠茲猶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不能誠故也  
○陳氏雅言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德也  
也先王惟能勉敬其德至於與天為一先王於此  
非於性分之外別有所增益也其工夫之深至惟  
在於懋敬而已故其可用大命撫綏萬邦則嗣王  
懋敬其德求所以克配上帝者乎曰尚監而思所以  
其能監視亦期望之辭用上帝尹於此語先王用  
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工之極則曰克配上帝  
蓋繳上徹下以告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矣且  
謂舉其上帝則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矣且傳

###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去聲君子之道亦謂譬  
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脩業之喻  
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

太甲也新安陳氏曰觀法先王豈一魄能至  
自下自邇欲其希賢進德之有序也

### 無輕民事惟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  
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  
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  
也新安陳氏曰前言始終始慎厥與則慎終為重此  
始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為重固當謹終而常如其

###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

顛音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音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盖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采子曰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別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西山真氏曰聽言之道當求義理不當如此○順之意合乎理雖逆吾意不可不從苟苟合乎理雖逆吾意不可不從諸道不當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為逆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臣下之言固嘗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為戒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陳氏雅言曰所慮所為進德之序矯乎情之偏五事而慮之為之也能為則知行而盡一人有大善之德而萬邦有皆正之效所謂勤勉之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末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  
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  
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  
休之志矣此或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  
其道邦國未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  
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音違者辯言亂  
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  
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去  
而發也林氏曰自古受託孤之寄者於進退之際  
未堅苟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則吾退而小人乘間  
必進苟將以辦言亂舊政而昭則國家之禍矣所以  
伊尹明告以堅其心而遂示以引身求退之意焉  
○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待已之舉必輕寵利然

後可絕天下之疑而杜讒賊之口使功成居之有  
一毫利之之心則好讓者安知不以功成居之有  
為疑乎所以功成而不終而歸志已露也○新安陳  
氏曰伊尹聖之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時之序功成  
者去伊尹湯以後則以耕莘之責不容釋矣不幸湯  
崩主少不明幾覆商祚身任此責愈不容釋矣大  
其責於他人也觀其告戒拳拳言之至忠愛必以先  
王尹躬對言幸而太甲悔過修德遂亟復政於君  
欲奉身以退尹至是身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  
甲下無負於天下以至身任重可以釋矣由其任重  
幸當何始哉此而不復還耕莘器匕自釋矣由其任  
君於桐大不獲已至忠之審矣使湯有誰寵利之疑  
尹可謂自任之重白處之不一再傳而斬者幾為之  
孫而無伊尹為之佐其不審矣使湯有誰寵利之疑  
何六百年之敢望哉○董氏曰伊尹之於太甲尚  
嗣位之初重謹始故曰董氏曰伊尹之於太甲尚  
太甲上篇弗伊尹之順中篇弗伊尹之順中篇弗伊  
與性成予弗伊尹之順中篇弗伊尹之順中篇弗伊  
重在懋德故曰王懋乃德無時豫怠下篇申言懋

德之意重在謹終故曰終始慎厥與又曰慎終于始蓋方其未悟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也又惟恐無以善終伊尹之於太甲先憂而喜後喜而憂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如此

###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新安陳氏曰二德二字實此篇之綱領

辟必蓋友

###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諶音忱

###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蔡氏元定曰常厥德所謂德惟一不常有陳氏曰一者無雜無息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雜斷者久而不息

###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



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  
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  
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  
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  
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  
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  
丑正也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是純一而不雜德  
而不雜者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欲間雜之猶易之恒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  
一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而巳朱子曰此篇先  
言君德後言臣德皆有一德則一新安陳氏曰臣  
當先君後臣則臣之德與君之德相合而為一  
善則稱君今曰尹正○蓋尹暨湯則臣之德與君  
則齊聖於湯何也蓋元聖之區尹君之同德而  
生齊聖於湯何也蓋元聖之區尹君之同德而  
非泛然君臣之比也又何區區形跡之嫌哉○陳  
雅言曰純一之德者即天之德也惟有之則嗣  
能上言天心明命而能受天之德也惟有之則嗣  
後可以承祖宗之基業純一之德也惟有之則嗣  
屬望此伊尹將致仕而歸恐太甲德付不純一  
成湯一德之效以致仕而歸恐太甲德付不純一  
一德者亦猶太甲克左篇言先王顧誤天之明命而  
繼之者惟尹躬之意也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

之故蓋及復腹音言之陳氏雅言曰一德者天人合

一德故自然為天所佑為民所歸是則天雖非私

於商而不能不私於商之一德也商雖非求於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

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

災祥在德故也張氏曰一者純乎天理二者雜

往而不凶以其體即凶也○林氏曰降於天者為  
災祥受於人者為吉凶○呂氏曰一則動皆合理  
故無不吉二則動皆背理故凶○陳氏曰大猷曰  
德純乎天理本一而已人在人欲之私間之一者始二  
三矣○新安陳氏曰曰在人在德不過分天人平說  
吉凶不差在人何如德一則祥德二則凶人則凶天降災  
祥在德何如德一則祥德二則凶人則凶天降災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

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去聲是乃所以日新

也宋子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

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即位已久此

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天命其德亦當俱新○新



欲光舜其君則為上為德可知欲堯舜其民則為下為民可知○陳氏大猷曰人君莫不欲其民為德然或不能於人者也○故又告小人之則不問於己新其德有德則有能而必得其人為難者則臣之職在道所以君澤之重如也○和而無乖信之專而無二此言而民所係待之來語也○錄○新安陳氏曰專而無二此言而民所係待之蓋其選至重必其近習乎三公之官不備亦曰惟其人言曰伊尹既告太甲以足一德又恐其任非陳氏雅必得其人而後可以非賢才則不可任也○左道則成者以人為君之職在上下則必養之以全其生可替否以復其性而澤潤生民臣之職也○必所係其重如此豈可輕用於任哉○故任用之始必其難其慎以用人之當一也○君德之惟一未始不由於用人之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一亦足以見其君有德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胡孟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平矣太甲至是而得與預音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德問

無常師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  
之意如何朱子曰非也橫渠說一段然必主於善始  
原天體說有吉德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善或不  
是亦且謂則不此善而今日則此為善或在於善  
乃為前善則以一耳此善換度彼善耳故橫渠言  
以善之原於一以心蓋善因彼善而後定也  
精理言與細看此言大抵此便終始不  
協字雖訓合字却分是書協夫謂正之日合非已  
合與禮記協於分耳張敬夫謂書為精四句與  
若為尚書語之一最精密者而從則凡有精此言  
此為尚書語之一最精密者而從則凡有精此言  
天也於天下無一定之精密者而從則凡有精此言  
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惟則其心則善  
常以師四句上而為之教人所以問其德下莫是  
人師則其所擇善而為之教人所以問其德下莫是  
王則自熱契於善否曰橫渠云德主克下莫是  
善原天則自熱契於善否曰橫渠云德主克下莫是  
流出者然有不善所以得地說從前極好處蓋從  
此中善能教無所可於與蓋

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善也  
問橫渠之言曰如前日何曰非也故善一者如言皆  
常主如是善但易地有不受非也故善一者如言皆  
蓋均為至善一易地有不受非也故善一者如言皆  
一乃為至善一易地有不受非也故善一者如言皆  
私欲而純乎義理矣於陳氏大猷曰有專一則無  
終始惟遺無一也息之或問然後盡一之德是也  
既言惟遺無一也息之或問然後盡一之德是也  
師凡主於善皆所當明協師謂博而取之也  
亦無常主於善皆所當明協師謂博而取之也  
之也○新安陳氏曰理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  
精理之萬殊一也本處融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  
為師即以精擇之也本處融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  
克一精所擇之也本處融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  
此最為精密深味之也南軒謂子謂自精數語外  
廣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使是君為  
復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欲使是君為  
堯舜之君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欲使是君為  
未得之不可執一定之見學也○使是君為  
之理德既無常師吾不取也善雖無常主敢於善者  
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敢於善者

卷之七 論語 卷之七 論語 卷之七 論語

而合之反觀約盡也。○陳氏雅言曰：仁義禮智德也。德何常師之？有以言乎？仁則自親，比仁民以至愛物，皆仁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以言乎義，則自從，兄敬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言乎禮，則自也，則德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言乎智，則自也，則德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言乎信，則自也，則德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言乎義，則自也，則德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言乎禮，則自也，則德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言乎智，則自也，則德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言乎信，則自也，則德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  
綏先王之祿未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  
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而以見

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  
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  
人心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  
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  
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  
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  
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  
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他彫毀故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  
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上可以觀政伊尹  
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  
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

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  
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夫蓋  
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  
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  
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  
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  
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  
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  
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  
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

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  
 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新安陳氏曰觀德觀  
 政則一德太甲致謹於修  
 德又謂一德雖全則一德  
 之政則一德太甲致謹於修  
 夫匹婦有一德雖全則一德  
 之政則一德太甲致謹於修  
 非有虧何以大得成於天  
 以精一而不可及於衆非  
 四海困窮天未及於衆非  
 堯舜之道而有得豈不信哉

書經大全四卷終



